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学生作品选集：1999～2007 /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学委员会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ISBN 978-7-305-05386-3

Ⅰ.**南**… Ⅱ.**南**… Ⅲ.**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Ⅳ.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14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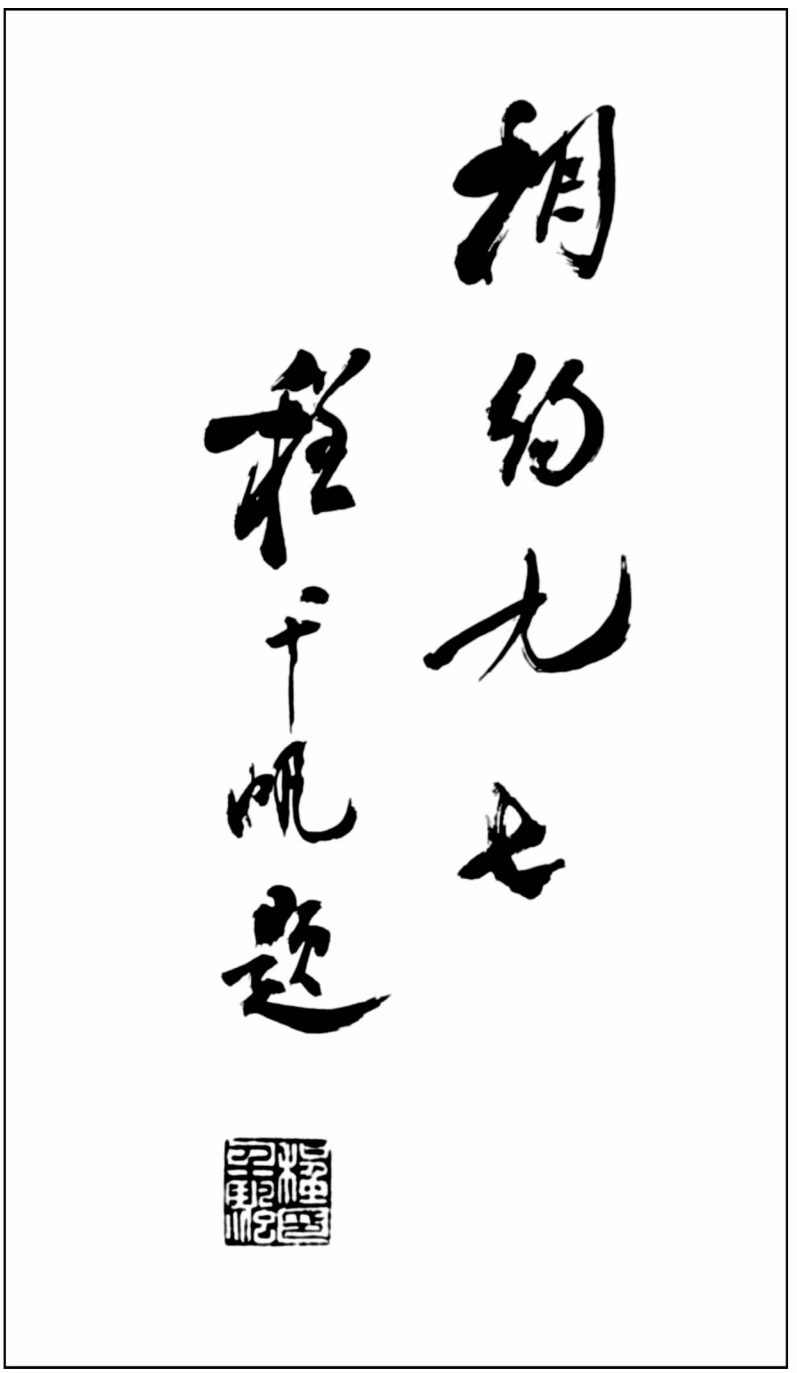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学生作品选集(1999—2007)
编　　者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学委员会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2148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25　　**字数** 721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386-3
定　　价 4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切勿视成书太易，急于成名。

亦无诱于势与利，做一个独立自由的思想者。写作如此方可谈写作。

书偶感与九七作家班同学共勉

董秀健

一九九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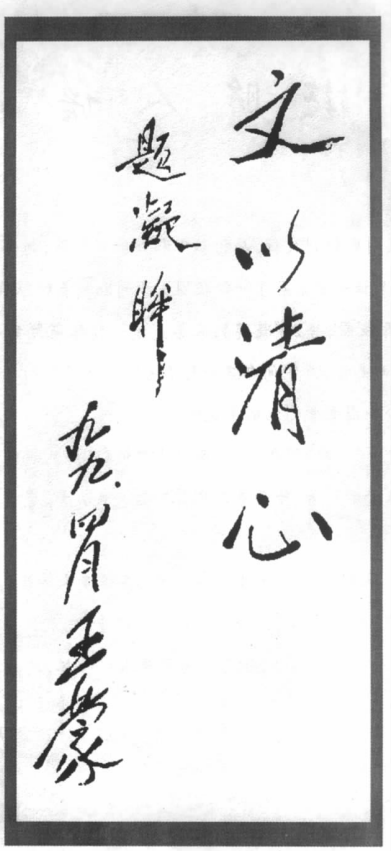
写在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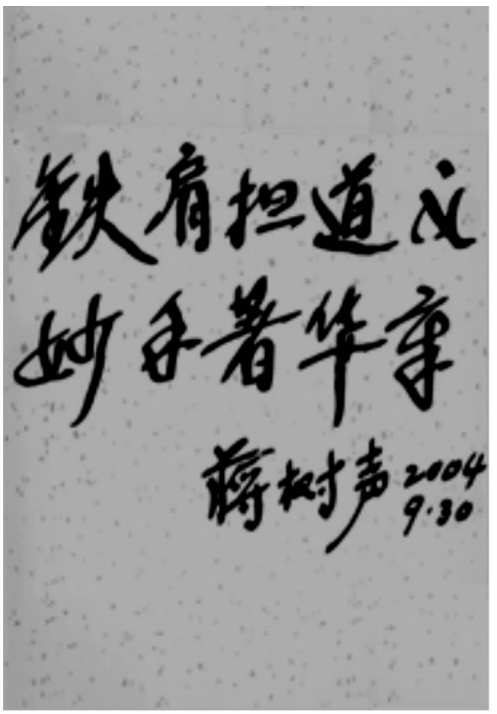
中文系同学想办份刊物，让我说几句话，我嘴笨，不知说什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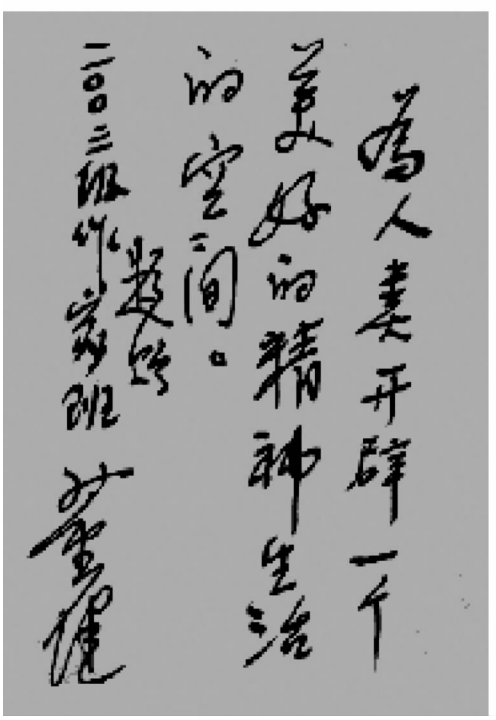
写作也是一种冲作战，刊物就是前沿阵地。我想，有刊物，总比没有强。用不着去考虑结果会怎么样。它是中文系同学自己的刊物，有什么话搂着不住，想说，就写下来，别人看不看，叫不叫好，并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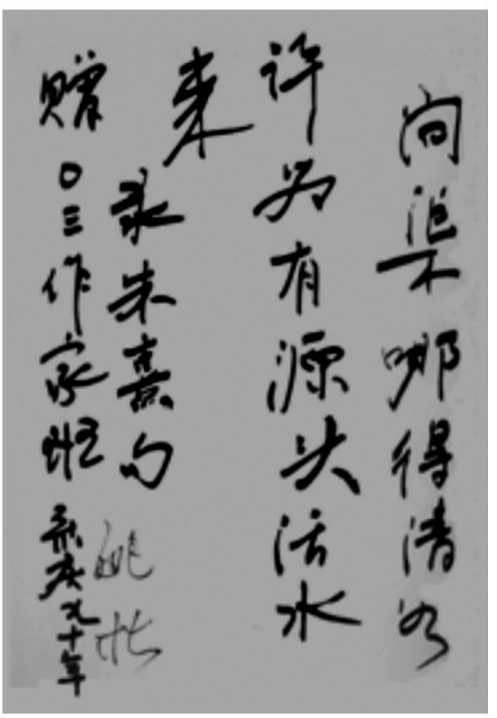
二十年前，我进入了中文系。二十年过去，我觉得自己依然是中文系的学生。作为同学，我衷心祝福这份新刊物一帆风顺。

[illegible]高中学
[illegible]
八八年四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周勋初

阅读—观察—思考—写作，是文学院学生学习生涯的四部曲。中文专业学得好不好，大概可以用“写作”来检验：一是文学作品的写作，二是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两种写作虽然性质不同，却是互补互济、相得益彰的关系。中文专业前辈学者大多身兼二能，执两用中。薪火代代传续，也就形成了优良的传统。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本科生向来具有文学创作的激情和才华，我院历史上出过不少知名作家，有些至今仍是驰骋文坛的骁将，他们为文学院和南大赢得了声誉。我院的学生文学刊物《凝眸》创办有年，她为同学们提供了习作园地。此外还有各种班刊等许多刊物可供文学爱好者们展现才情。本科生的不少佳作已是雏凤清声，刊发于《收获》、《小说界》等著名的文学杂志，或者在海内外荣获奖励。创作经验的积累，不仅是文学才能的培养，也是作为文学专业研究者对作品认知能力的增强。

文学院的学生还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学林》，他们的学术思辨成果得以在这里与大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作为研究型大学的文学院/中文系，应该注重学生学术研究兴趣和能力的养成，为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培育“创新型人才”。南大文学院的学术研究传统悠久，积淀深厚，建院九十多年来，名家辈出，饮誉学林，在他们的精心耕耘下，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高学历的专业研究人才。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本科生中，经过进一步的提高，不少已成长为活跃于当今学术界的中青年学术骨干，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大多发轫于本科学习期间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事实证明，本科生一样可以从事学术研究，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学术潜力，文学院历年的本科生毕业论文中就不乏佳作，其中有的发表于学术刊物，有的被评为江苏省或学校的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并有多篇论文作为例文被收入全国性教材。

文学院十分注重总结教学成果,1999 年就曾编辑出版过《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作品选集(1978—1998)》和《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论文选集(1978—1998)》,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至 20 世纪末的优秀作品与论文,对推动文学院的教学改革和本科生的课外创作与科研实践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现在又继续把近十年来本科生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选编成《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学生作品选集(1999—2007)》和《南京大学文学院本科学生论文选集(1999—2007)》,虽然由于篇幅所限难免会有"遗珠"之憾,但总体上反映了文学院本科生在两个"写作"领域中"比翼双飞"的新成就,可喜可贺。我希望能将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希望看到文学院的本科生们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和好论文。

2008 年 4 月 1 日

目　　次

小说卷

木鸟记 …… 张　霖(95级)(1)
故事 …… 龚　敏(95级)(15)
无岸之河 …… 葛　亮(96级)(17)
物质·生活 …… 葛　亮(96级)(23)
燕燕于飞 …… 梅　玫(97级)(27)
迁居 …… 贾　佳(98级)(32)
花匠 …… 谢　炜(98级)(40)
大李和小李 …… 谢　炜(98级)(41)
文身 …… 周冰心(99级)(43)
天使在人间 …… 于　晨(00级)(47)
金箔的故事 …… 周　丹(00级)(52)
曲殇 …… 刘　意(00级)(54)
红颜知己 …… 谭飞燕(01级)(60)
预先彩排的幸福 …… 谭飞燕(01级)(63)
天命玄鸟 …… 陈志向(01级)(66)
天煞——庞统自传 …… 王　骏(01级)(72)
安然与宁歆 …… 濮冠楠(01级)(76)
他是转校生 …… 赵舒雯(01级)(80)
春天来了,小鸟儿发芽了 …… 杨　勇(03级)(83)
我的1995 …… 杨政昆(03级)(91)
两个字的书中岁月 …… 马　牛(03级)(94)
寂寞的安慰 …… 陈　捷(05级)(96)
拒绝凋零的玫瑰 …… 李　卉(06级)(107)

散文卷

人间不见小龙女 …… 史美泉(95级)(110)
厨房不是刀山火海 …… 史美泉(95级)(111)
5分钟 …… 石　旻(95级)(112)

辣汤包子 …… 程小牧(96级)(114)
新疆面馆 …… 程小牧(96级)(115)
六朝烟水何处看 …… 王林军(96级)(116)
“白马公主”的西餐厅爱情 …… 黄　静(96级)(117)
两条狗的空中花园 …… 刘　娇(98级)(118)
理想 …… 刘　娇(98级)(122)
闹市中寻找佛国净土 …… 贾　佳(98级)(123)
巴黎的官商如此“勾结”
——巴黎自行车自助租用记 …… 司　墨(98级)(125)
文学带我找家园 …… 孙仁歌(98级)(127)
家住江南 …… 赵　婷(99级)(128)
永远的外婆 …… 姚　斌(99级)(130)
也说辜鸿铭 …… 童　岭(99级)(132)
霸气帝都 …… 于　晨(00级)(136)
高新线上的四季 …… 周　丹(00级)(138)
西递探幽 …… 杨晴帆(00级)(140)
宋朝最后的祥瑞 …… 张林烽(00级)(141)
别赋 …… 顾　迁(00级)(146)
潘师志强 …… 王吉陆(00级)(148)
老宅 …… 濮冠楠(01级)(150)
阿蒙小记 …… 戴未泱(01级)(153)
头发 …… 黄新彦(01级)(155)
高小方先生 …… 张　力(02级)(156)
忽然记起,忽然忘记 …… 陈帅锋(02级)(158)
抹不去的年味 …… 贺晏然(03级)(160)
夜航来船 …… 贺晏然(03级)(162)
风雨高塘墟 …… 苏嘉莉(03级)(164)
爱的纪念日 …… 胡妍妍(04级)(166)
父亲的旅行 …… 胡妍妍(04级)(169)
天目湖:大地的眸子 …… 吴锦华(04级)(171)
别样的怀念 …… 陈　慧(04级)(173)
岂不尔思 …… 周玲玲(04级)(175)
迎着二月的风,疯跑吧 …… 徐泱棋(04级)(177)
美来自灵魂 …… 马　珂(05级)(181)
南大的猫 …… 马　珂(05级)(18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诗歌卷

守望麦田 …… 单纯刚(95级)(184)
哥哥——怀念海子 …… 李鹏飞(97级)(185)
古城 …… 杨克铨(97级)(186)
冬眠 …… 温绮雯(99级)(187)
枯叶与天鹅 …… 张广海(00级)(188)
最美的画面 …… 许 诺(02级)(189)
雨音 …… 许 诺(02级)(190)
妇归行 …… 黄惠影(02级)(191)
走入春季 …… 张 静(03级)(192)
滑过的季节 …… 张 静(03级)(193)
暴雨 …… 张 杭(03级)(194)
你终于可以…… …… 张 杭(03级)(195)
致贝尔特·莫里索,我的书签 …… 陈小刚(03级)(196)
一个占星师 …… 朱 宜(04级)(197)
生活——致外甥 …… 侯大鹏(04级)(198)
无题(一) …… 孙诚明(04级)(199)
无题(二) …… 孙诚明(04级)(200)
你和我 …… 浦奕安(05级)(201)
雏凤清音
——2001级本科生古典韵文习作集 …… 程章灿 选辑(202)

戏剧卷

我也是中国人 …… 钱 佳(96级)(213)
残局 …… 谢 炜(98级)(218)
梦魇(独幕剧) …… 谢 炜(98级)(236)
霸王别姬 …… 谭相宜(99级)(241)
自习女神 …… 姜柯宇(00级)(248)
蝴蝶 …… 高子文(03级)(255)
日暮乡关何处是 …… 苏嘉莉(03级)(264)
加伊教授 …… 曹华飞(04级)(273)

附　录

《相约九七》序 …… 赵宪章(305)
《相约九七》后记 …… 唐建清(306)
千古文章,与时风气
——首期班刊《成纹》读后 …… 张宗友(308)
《凝眸》(创刊五周年精华版)卷首语 …… 周欣展(309)
“凝眸”赞
——写于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之际 …… 莫砺锋(310)
《凝眸》学术版发刊辞 …… 周勋初(312)
写在《凝眸》的前面 …… 丁　帆(313)
走出黄土地的丹心赤子 …… 丁　帆(314)
《继续成长》序 …… 周　宪(316)

我的大学 …… 汪维辉(317)
想念一个朋友 …… 张建勤(319)
所谓“红色经典” …… 王彬彬(320)
读古典文学的人 …… 张伯伟(321)
“文化苦旅” …… 潘志强(326)
我的南大缘 …… 张宏生(328)
西天路上的小妖怪 …… 苗怀明(330)
雨后 …… 高小方(335)
秋游示友二十韵 …… 程丽则(336)
致尼洋河 …… 周欣展(337)
七律七首 …… 程章灿(340)

编后记 …… 周欣展(342)

木 鸟 记

张 霖

张霖，中文系 1995 级学生，本文发表于《广州文艺》2003 年第 6 期，又收入《2003 年最佳大学生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程文超主编《树叶上的阳光》（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任虚舟的叔父任若愚突然死了。这个消息转眼间传遍了乌有乡。乡民们一面吃惊，一面又好像觉得松了一口气。其实，对乌有乡来说，任老者的死并非一件坏事。他生前的诸多古怪行径已经让这个仁厚之地成为四乡八镇的笑柄。如今这个老妖怪死了，大家都仿佛治愈了一桩心病似的，转瞬间就恢复了体面。但是，他的死仍然让大家感到几分遗憾。听说，任老者死于腹泻，而且总共不过七八天功夫。这么轻巧的就死了，简直没什么是非可说，让乌有乡的好事者们不免有些失落。

任虚舟很清楚他们叔侄在乌有乡的处境，也很懂得节哀顺变的道理。所以，叔父的丧事办得十分简单。一来，虚舟不想让那班不相干的人看笑话；二来，叔父的临终遗言只有一句："死了就赶快埋掉，若不然，就是傻瓜。"

叔父死后，虚舟照样过日子，只是性格愈发沉静。他比以往更加专心于他的木匠活计。邻居王媒婆说，她看见任家小院里的木料越堆越高，还看见虚舟在木头堆里一冒一冒地走来走去，脸上木头似的没什么表情，和老怪物在世时没两样。这情形让乌有乡的人更添了几分失望。

乌有乡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地方。既无好山好水，也无响马盗贼。说不上鱼米之乡，也无人忍饥挨饿。这里的百姓最是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因为数年无讼，衙门前的大鼓上都长了青苔。就在这个识大体、知廉耻的地方，偏偏出了一对疯疯癫癫的任氏叔侄。这一老一少，非奸非盗，可是行为怪异。最让大家看不惯的就是他们不守本分。老的是个读书人，好逸恶劳是出了名的，所以一辈子连个老婆也没有讨到。他自己懒惰也就罢了，还偏偏教唆自己的侄子，鼓捣各式各样的小东西让他享受。那个当侄子的，着实聪明，任什么机巧的东西都做得出。只可惜聪明没有用到正途，生生被他叔父教坏了。据说，任虚舟在十五岁的时候曾经对天发誓，要砍去活人手足，另造一副更灵活、更方便的机械手以供日常需要，并美其名曰"改造"。

说起"改造"，那段恐怖的日子至今还让乌有乡的人心有余悸。那时任若愚还活着。有一天，大家正在田间劳作。忽然，大路上传来金石相撞的尖锐声音，只见任虚舟穿着一双带铁轱辘的鞋子，推着一把装了两只滑板的木椅冲出家门。椅子上方，撑着一把大阳伞，左扶手上架着一架风车，扇叶正哗哗地旋转。任老者就端坐在那椅子上，嘴里含着一支长长的吸管，管子插进椅子背后面的一只铁皮箱里。据说，那铁箱里盛着蜜水，可以随时饮用；那阳伞竟然能够自动开合。尽管许多人对这一点表示过严重的疑虑，但这的确是真的。大家目瞪口呆地望着叔侄俩风驰电掣从大路上奔驰而过，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久之后，任虚舟就扬言，要让他的飞椅代替各色车马轿子，成为最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这可引起了全乡的轿夫和车把式的极大恐慌。为了防止失业发生，有人在乌有乡的大小道路上设下重重陷阱，阻止虚舟的椅子上街。结果，那段时间里，乌有乡的交通事故频频。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东乡李财主新娶的第四房姨太太。听说贪新鲜的姨太太坐着马车去看虚舟的飞椅，结果撞上了路障，车翻了，人飞出去，一头碰死在石头上。就这样，姨太太的死让虚舟的

发明蒙上了一层恐怖的色彩。

“还我四姨太!”

“打倒懒汉!”

“反对改造!”

抵制任家叔侄的行为开始公开化和扩大化。不仅是轿夫、车把式和李财主,还有安分守己的淳朴乡民,都加入到这个声势浩大的“倒任”运动中来。迫于压力,连最娇惯的炊饼娘子也不得不把从虚舟那里借来的洗碗机当众焚毁。

从此以后,虚舟的种种发明在乌有乡仿佛妖术。除了叔父之外,再没有一个人敢用他的小机械。他觉得寂寞了,只有不停地工作,继续改造他以为不合理的所有东西。

一天中午,一只鸟从虚舟眼前飞过,他第一次想到了飞行。

“如果,我能飞的话……”当任虚舟从满地木屑中抬起头来的时候,叔父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嗤笑。他的笑声仿佛一把菜刀,刷刷地刮着少年满脑袋鱼鳞一样闪光的念头。

任虚舟木然地看了一眼叔父,抬头望着飞来的一群大雁,兀自说道:“如果我能飞的话,我就……”

“我就把你当大雁给射下来。”任若愚瞥见侄子满脸闪光的茸毛,想笑又不好笑,就低头吸苇管里的蜜水。

虚舟还是没理睬叔父。他垂下头,继续专心摆弄一只转不动的小风车。

那是一个四月的中午,正是芳菲遍野的时候。虚舟默默地生着叔父的气,他完全没有想到,就在半年之后,这唯一的一个可以分享他快乐的人竟然也会撒手西去。然而,就在这突然的离开发生之前,倒预先发生了一次突然的到来。

当时,乌有乡上空恰巧有一位见习神仙路过。这位见习生,就是正在练习御风术的紫云道人。说起来,紫云道人是个不太合格的神仙,他致命的弱点就是三心二意、优柔寡断。这个毛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反正到现在为止,他的御风术的路考已经考了二十五次,却还是没通过。这时,一群人字形的大雁正与他擦肩而过。头雁看见一个蓝袍道士,不知什么缘由,独自立在云端里傻笑。突然,他一脚踩空……

紫云感到巨大的气流横贯长空。眩晕、速度、直线下降。

“啊——”一声悠长的惨叫,在云霄间回荡不止。

……

“虚舟,你看那群雁怎么散了?”

话音未落,只听得“扑通——”一声,紧接着院子西头的鸡窝“哗啦啦”一片房倒屋塌。一群惊恐万状的母鸡一拥而出。一个蓝袍道士从天而降。他一个趔趄,仰面倒下,正压在任家小院的鸡窝上。紫云只觉得身上、脸上,到处被利爪蹬踏,翅膀拍打,突然间,鼻子一酸,一只鸡脚从眼前一掠而过,一只鸡居然蹬着他的鼻梁一跃而起。寂静的院子顿时鸡飞狗跳,烟尘四起,乱作一团。

任虚舟吃惊地看着这个蓝袍道士从自家的鸡窝上挣扎着爬起来。他身上沾满了鸡毛,活像一个鸡毛掸子。他的道冠也歪在脑后,披头散发的,看不清面孔。黏稠的蛋液正从他的指缝间滴滴答答淌下来。道士扎着双手,一瘸一拐地走到院子中央。

在一阵爆笑中,这位自称“千古伤心追梦人”的见习神仙紫云道人成功迫降在任家小院。

“怎么搞的!冰雪聪明如我,居然也会掉下来?”紫云甩了甩头发,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有点回不过神来。

若干年后,任虚舟坐在同样令人困倦的春光里,默默回想那天的情景。他突然猜到紫云失足的原因。就在那天晚上,虚舟第一次听紫云提起女道士鱼玄机的名字,而那时,紫云还根本不承认他正狂热地爱着她。

一只蝴蝶落在虚舟的肩上,他好像一株植物,静静坐着,这一坐,就又到了秋天。

任老者就是在秋天离开的。那是他生命里最后一个秋天,他却懒得过完。

任若愚虽然死了,但大家显然都不太不甘心。关于他的死,实在没什么好说,可人们还是免不了要发挥发挥自己的想象。据邻居王媒婆说,任老者去世前已经非常虚弱,瘦得骨突筋暴,连咽东西的力气都没有。他侄子就想方设法用管子往他肚子里灌米汤。可是,这老妖怪说不中用就不中用,肠子已经直了,上面灌,下面拉。虽说没力气吃,可倒有力气拉。临死的那天,真是拉得惊天动地。隔着院子就听见老头子的肚子排山倒海般轰隆隆响。可怜那个小鬼头,再机灵也造不出替人吃饭的家伙来,只好眼睁睁看着他叔父咽了气。

恶有恶报!

乌有乡的广大人民以能亲眼看到任若愚的报应而备感欣慰。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出三天，任老者的死讯就传遍了四乡八镇，也传到了云游的紫云道人耳中。当时，紫云正坐在小溪边苦思冥想写他的毕业论文。一条小鲤鱼游过来，急匆匆地告诉他这个消息，还说乌有乡的人正在杀鸡捕鱼，以示庆祝。紫云听了，不禁悲从中来，呜呜咽咽哭了几声，也顾不得什么论文不论文的，谢过小鲤鱼，就直飞乌有乡吊唁。

由于日夜兼程，加之太过伤心，紫云的降落又出了问题，不是差点撞到树，就是险些掉进水。在迫降时，紫云扭伤了左脚，使得他日后运用“御风术”时，航向总比预定目标偏右十五度。为此，虚舟特意做了一副蜂眼导航器给他，但是，紫云道人却经常忘了带，于是，他的航向终究还是偏差着。这都是后话。

且说紫云道人一瘸一拐走进任家小院，在灵堂门口，借着昏暗的烛光，看见虚舟孤零零在灵前枯坐，手里还拿着一个五彩风车。紫云心里一阵酸楚，正要紧走几步，不想伤了的左脚受了力，“嗵”地一声就倒在堂前。

“紫云兄！”虚舟恍然回过神来，赶忙上前相扶。

“小心我的脚！”紫云哇哇一阵乱叫。

虚舟这才发觉他的脚伤了，急忙道：“你且忍一忍，待我拿夹板来。”说罢，转身到里间去了。

紫云道人独坐在寂静的灵堂上，那只带轮子的椅子还摆在墙角，夜风吹动扶手上的风车，扇叶发出轻微的吱呀声。烛光闪动间，紫云仿佛又看见任老者坐在椅子里打盹。他的一丝口涎顺着嘴角的笑纹垂下来，才走了一点点，又歙呼一声被吸上去，然后，又一丝丝缓缓往下淌。

“任先生——”，紫云失声一呼，虚舟正走进来。两人四目一对，愣怔间又都相视苦笑。

“虚舟，我来迟了。”

“哪里，你是第一个。”虚舟轻轻叹一口气，坐下来给紫云上夹板。

“任先生仙逝之际，可有什么心愿嘱托？如果紫云可以代劳，贤弟你只管告诉我。”

“叔父若有什么心愿未完，他也不会这么早就离我而去。”

“那你日后怎么打算？”

“我？”虚舟抬眼盯着紫云，有些犹豫地问道，“紫云兄，你说，我能不能飞行？”

“飞行？”

“飞行。”

“这有何难！不过，要看你想怎么飞，是像鸡，还是像大雁？”

“自然是大雁。”

“哦，这个么，说难也难，说易也易。”

“怎么讲？”

“若像鸡，我给你些飞行药粉，便是凡夫俗子，只要两百斤以下，也飞他无防。”

“若像雁又怎样？”

“若像雁，高飞远栖，穿云履月，则非修炼御风术不可。你若有心出家，我千古伤心追梦人可助你修成此道。以你的资质，百次之内，必定通过路考。”

“紫云兄，我是俗人，又无慧根，恐怕三百次也未必过得……”

“虚舟你不要灰心。冰雪聪明如我，也要七七四十九次才通过。”

“紫云兄，叔父曾给我讲过公输班造木鸟飞渡淤泥大海的事，你可听说过？”

“倒是听师父提过。可那技艺早已失传。”

“这倒不打紧，我正在试着重新设计图纸。”

“你可是当真的？”紫云听得呵呵直笑。

“紫云兄，你也笑我。叔父也笑我。可是，要没有你从天而降，我恐怕还下不了这个决心。”

谈话间，室内忽然完全黑了，一缕涩涩的蜡烛香气在湿润的夜色里弥漫开来。

“蜡烛燃尽了，我再取一支来。”

“不必。今夜适逢望日，寰宇清辉，虚舟，你开窗便是。”

虚舟点头称是，扣动墙上机关，木窗便自行推开。窗外月色如水，倾泻而下，室内顿时明如烛照。紫云和虚舟相视一笑，二人携手一同来在任老者灵前，正冠立定，默默祝祷一番。

秋夜的凉风透过碧绿的纱窗，带来一丝清甜的桂花香气。虚舟祝祷完毕，转身走到窗前，仰望着疏朗的夜空，不禁高声吟诵起叔父生前常念的一首诗：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吟咏到此，虚舟不由长叹一声，转身向着紫云隐在月光中的背影，说道：“紫云兄，家叔一生安贫乐道，清心寡欲，除了读书再无他求。如今撒手去了，

也只不过带走两把指甲,留下几箱旧书。可叹他资质过人,学富五车,到头来却终老在这穷乡僻壤,受尽庸人讥笑。他岂不是空走了一遭?”

“你怎么问我,你却应该问他。”紫云看了看任老者的灵位,也轻轻叹息。

“唉,不问也罢。可我却偏偏问了,问了,反而更加想不通。”

“你问他什么?”

“我问他三件事。”

“哦?你倒说说看。”

“第一件,我问他既无子嗣,为何不娶妻?他笑说,人海茫茫,知己难求。第二件,我问他既不娶妻,又为何不离开乌有乡?他答道,天下乌鸦一般黑。第三件,我问他既不离开,又为何不著书立说,以传后世?他答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故写也写不出,还是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

“令叔倒也有他的道理。”

“可这三件事,叔父明明都可以做到,他偏偏要放弃。如今,就这么去了。”

一只流萤倏忽一闪,隐匿在紫云的道袍中,他沉默了一会儿,反问道:“虚舟,依你之见,这三件事他若都做了,又能如何?”

虚舟微微一怔,道:“叔父生前也是这般问我。”

屋子里的月光渐渐暗了,花香却愈来愈浓。

虚舟默不作声。他回想起和叔父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临终前几日,叔父的精神依然很好。他像一张泛黄的宣纸,平铺在薄薄的木板床上,还在同自己讨论如何让墙壁唱歌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突发不止的腹泻,死亡,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可是它却说来就来。虚舟眼看着叔父像一只破米袋子一样被迅速漏光了,他却连补都来不及。

紫云见虚舟神色黯然,便差开话题,说起他途中的种种见闻,当然少不了女道士鱼玄机的八卦消息。作为忠实的“鱼迷”,紫云借着见习神仙的职务之便,经常潜入各地节度使官邸,阅览鱼玄机出道之后的所有政府邸报,将有关她的任何芝麻碎屑都剪贴下来,结集成册,小心收藏。虽说邸报是内部参考,可也很注意品味,所以大都包含各地的文化咨询。鱼玄机,作为首善之区长安城里最美丽的女道士、女诗人,自然很容易成为政府大员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紫云还清楚地记得《咸通杂报》上曾经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温庭筠爆出与鱼玄机的一段恩怨情》。一提起这篇文章,紫云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

“简直就是诽谤!”紫云从鼻子里冷冷地出气。

提到鱼玄机,虚舟不能不站在紫云一边。他信服地点点头,从紫云手中接过神仙专用的“文曲星”特制集成书。那薄薄的一册小书,不但收集了鱼玄机的所有消息,还有一套口耳相传的道家修炼秘籍,以及上古以来的各类文献。真可谓甲骨、金石、简帛无所不有,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这般容量,怕当朝没有一个硕儒能知其一二,也没有一座藏书楼能集其十一。而这汪洋学海却尽数收在一册不足百页的小书中,它轻如蝉翼,装帧典雅,字迹清晰,甚至字体的颜色、大小都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变化。

“叔父一定很喜欢这个。”虚舟看得爱不释手,早把鱼玄机忘在脑后。

“这是文曲星老官儿给每个见习神仙的见面礼,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你若喜欢,我就给你,不过要等我写完论文。唉,好好的,又提什么论文?不说这个。你先看文章,看文章。”紫云好不容易找到个凡间知己,生怕虚舟对自己的这点儿人间爱好没有兴趣,就赶忙把文章找出来给他读。

虚舟恋恋不舍地从功用篇里退出,浏览起文章来。

《温庭筠爆出与鱼玄机的一段恩怨情》

前日,记者在长安某歌坊遇到中年诗歌的代表诗人温庭筠。恰好数日前,坊间流传新生代美女诗人鱼玄机的前男友李亿因发现温庭筠与鱼玄机二人曾有师生恋的不伦之举,遂与鱼发生感情危机。记者向温先生问及此事,没想到他丝毫没有隐瞒之意,坦然说出他与鱼玄机的一段感情纠葛。

初识玄机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怎样认识鱼玄机的?

温庭筠(以下简称“温”):那是三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和诗友相约踏春,徜徉间忽听有人喊我“温钟馗”。靠!像我这样的天才诗人,在仪表行止方面当然会异于常人。那些俗物本来不

配与我搭话，可我也无法容忍他们肆意侵犯一个诗人的尊严。我得告诉告诉他们，所谓诗人，就是能把你祖宗十八代都从墓里拉出来，当众鞭尸的人。靠！正当我骂到酣畅处，一纸素笺从天而降，上书几行簪花小字："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相忆梦难成，背窗灯半明。　　翠钿压脸，寂寞香闺掩。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当时我心里好生惊诧，这不正是小生我填的一阙《菩萨蛮》吗？靠！词后还书有"长安鱼幼薇"五字。

待我举目四望，见楼头有一妙龄少女，正宛转低吟此词。她便是鱼玄机。

这里要做一点说明，在我们初初相逢的时候，鱼玄机还不叫鱼玄机，她还是青涩的鱼幼薇，以词语的名义起誓，我承认，我一下子就被这个很小资的名字吸引了。

记：如此说来，你们是一见钟情吗？

温：靠，你们娱记就是庸俗！问世间情为何物？它是那么容易就被说出口的吗？诗歌才是我温庭筠一生的至爱。或许你很难了解，她的名字，作为一个精致的词语，比她本人更容易打动一个诗人的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伟大的爱情是抽象的，而抽象的爱情可以超越年龄、相貌、身份地位和口头禅而存在。

记：那你们之后是怎么联系上的？

温：这就是缘分了。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我几乎天天都能在从家到咖啡馆的路上巧遇鱼玄机。所以，我们经常一起喝咖啡、谈诗歌。

记：说说你对鱼玄机的印象好吗？

温：她很害羞，每次见到我，总是红着脸，对我说：奴家诗文候教。她还是我所见过的最爱干净的女子，她能做到每天都换一套衣服，而且说话的时候还用一方小手帕掩着嘴，对我这个有洁癖的人而言，这一点最重要。

记：听说你做过她的老师，你具体指导她什么？

温：主要是帮助她发现自己。鱼玄机那时候无论写什么都很平，主要是因为她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特风格。就好像她穿衣服，无论是穿淑女装、休闲装、晚礼服，披着、戴着、缠着、挂着各式围巾，还是涂着紫色、绿色、土黄色、白色的闪光眼影，虽然好看，可都不怎么出色，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师生恋情

记：既然你是她的老师，这种关系后来又怎么会变了？

温：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她这样多情的女儿家遇到我这样有魅力的男人，又怎能不怀春？但是，我的心已经交给了诗歌。世间女子对我而言，不过是梦幻泡影，逢场作戏而已。

记：鱼玄机也不例外吗？

温：（停顿了一下，他在考虑措辞）她应该是个例外，但我对她的感情是很抽象的，我非常欣赏她的才华。

记：那就是说，你们是精神恋爱？

温：更准确的说，是她暗恋我，千方百计要嫁给我。

记：那你为什么拒绝她？

温：知识女性比劳动妇女更妨碍我的人身自由。

记：那么别人知道你们的关系吗？

温：这是个公开的秘密。靠，为了安抚这个天才少女的心，我把我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她，希望鱼玄机可以遇到更适合她的男人。李亿就是其中一位。

痴情才女

记：这么说，李亿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和鱼玄机开始交往的？

温：是的。

记：鱼玄机后来选择了李亿，她对你死心了吗？

温：开始我以为是这样。可是，我发现她在和李亿交往的同时，还在坊间跟踪我，还打着切磋诗歌的旗号，向我的朋友刺探我的隐私。比如，我谈过几次恋爱，现在正在和谁交往，爱吃咸啊，爱吃辣。有一次，她听说我爱吃咸花生，靠，这小女人居然买断了长安所有的咸花生，逼我去找她。

记：你怎么看待她的行为？

温：她虽然有些过分，可我并不怪她。希望她能得到幸福。

情人月老

记：你对李亿和鱼玄机的感情危机有责任吗？

温：如果说一定要在他们两人中加一个我，

那我愿意是他们的月老儿。

为了表示对鱼玄机的谅解,著名诗人温庭筠又特为鱼玄机续作一首《菩萨蛮》,词云:"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　　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本报特约记者　绿翘)

作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孩子,虚舟对这篇报道的真实性完全没有判断力。他既没听说过温庭筠,也没见过鱼玄机,可是他还是学着紫云的样子大喊道:"一派胡言!"然而私底下,他倒很羡慕温庭筠,如果有人能为他买断全长安的咸花生,那可真是一件美事。

"温庭筠那个老黑胖子,鱼玄机会爱上他?美得他!顶多是利用利用他。"紫云满意地拍拍虚舟的肩膀,"你没有见过鱼玄机。见过了你就会知道,这世界上除了我,没有谁懂得她。"

虚舟差点把嘴里的饭吐出来,可他发现紫云正期待地望着自己,就很善良地点点头。

"紫云兄,那你会不会娶鱼玄机做老婆?"

"胡说!"紫云听得心里一惊,连忙改口道,"我只是非常欣赏鱼玄机罢了。"

"那你和那个温庭筠又有什么不同,他也说很欣赏鱼玄机的啊?"

"我和他们一样?怎么可能?那些无耻文人,不过是始乱之,终弃之。我本是修道之人,不该过问人间的情爱,可我紫云向来最讨厌虚伪做作之徒。像温钟馗这样的货色实在令人作呕。我一个出家人,犯不着和他们生气!何况,鱼玄机根本不认识我,我也不想让她认识。你小孩子家,说什么老婆!你知道老婆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和他们一样?"紫云前言不搭后语地抢白了虚舟一阵,嘴上是义正词严,心里却觉得虚虚的,被人觑见了短处一般。

虚舟不知道紫云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讪讪的不敢开口。

二人一夜无话,各自睡去。

翌日清晨,虚舟和紫云起身之后,对昨晚的事都只字不提。两个人各忙各的事情,虚舟叮叮当当研制他的木鸟,紫云则静悄悄在一旁写他的毕业论文,间或说笑几句,倒也十分融洽。

这样的日子也真是清净逍遥。一日复一日,转眼就到了冬天。

其实,虚舟心里一直有点纳闷。他猜不透紫云怎么会平心静气地和自己住了这么久。他是个生性最爱热闹的人,如今却能和自己一样,老老实实在死气沉沉的乌有乡呆上个把月。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按照紫云的说法,他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写论文。可虚舟却不大放心。他曾经偷偷看过紫云的论文,论文的题目很唬人,叫做《上古神仙社会的文化逻辑》。看上去,应该是一篇重视理论、讲求推理的论文。可是恰恰相反,这厚厚的一本,正文没有几页,附录倒占去了十之八九。在附录里,紫云考证了上古各路神仙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其中一些重要的还编了年谱。在这一大堆翔实的资料之上,紫云只潦草地做了如下结论:

"综上所述,上古神仙社会的基本运作方式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极度贬低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当神仙成为一个神仙的时候,他便不再是一个人。他再也享受不到作为一个人的乐趣。

'做人'还是'做神仙',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问题的难点在于,你只可以选择一个。

最为吊诡的是,无论选'做人'还是'做神仙',我们所得到的都是一个狭窄的人生。"

狭窄的人生。

狭窄的人生。

狭窄的人生。

这简单的几个字在虚舟的脑海里回旋良久。他忽然想起叔父临终前的笑容。他是在一个儿童般狡黠的笑容里死去的。那天晚上,窗外没有月光,可屋子里很亮。虚舟仿佛听见阔大的江涛在叔父的身体里澎湃。那江水汹涌而来,卷走了叔父的生命。他的身体渐渐冷了,那潮声却越来越响……

虚舟站在院子里,看着满地的木屑,第一次感到巨大的空虚。他觉得生活好像一个阴暗杂乱的工地,里面堆满了废弃的木料。他每天就是把它们拼装、拆散,然后再拼装。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那些多新奇的小机器?根本没有人需要它们,它们给他的快乐,在被完成的那一刻就会烟消云散。只有不停地做,不停地做。他做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可是,得到的快乐却越来越少。现在,除了那只飞行的木鸟,又还有什么可以填满他呢?

这时,篱笆门吱呀一响,紫云道士从后院的菜园里走出来。虚舟看着他,把手中的锯子一丢,说:"紫云兄,我想去长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